

封面：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 D C_____

编号_____

厦 门 大 学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报 告

蒙元前四汗时期的财政体制

李 春 圆

工作完成日期：2016年6月14日

报告提交日期：2016年9月10日

厦门大学

2016 年 9 月

题名页

蒙元前四汗时期的财政体制

The Fiscal System of the Mongol/Yuan from Chinggis Khan to Mongke

博 士 后 姓 名：李春圆

流动站（一级学科）名称：历史学

专 业（二级学科）名称：中国史

研究工作起始时间 2014 年 11 月

研究工作期满时间 2016 年 9 月

厦 门 大 学

2016 年 9 月

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该报告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该报告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该报告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该报告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研究报告属于： 1、保密（）， 2、不保密（）

纸本在 2046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电子版在 2046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摘要

内容摘要

本文探讨了蒙元王朝前期（即“前四汗”时期）的财政体制。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上篇讨论草原国家的财政体制，中篇讨论华北汉地的财政体制，下篇则对两个专门问题进行了探讨。

上篇的研究表明，成吉思汗时期大汗收入的基本结构包括战利品、差发（忽卜绰儿）和御前千户的供纳等。这一时期蒙古国家已经呈现出“三元”的基本财政结构：归属于个人的财政流、作为蒙古国家的代表的大汗而掌握的财政流和由千户百户首领掌握的“基层”财政流。窝阔台时期的草原财政整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结构。从窝阔台以后，作为大汗财政的“和林帑藏”逐渐重要，它的管理也逐渐专职化。和林帑藏的用途主要有赏赐、中买等。在草原分封的情况下，各投下内部也呈现出与整个蒙古国家类似的财政结构。蒙古草原的斡脱活动，既有蒙古贵族的私人财务，也有代理蒙古国家公有财务。

中篇的研究表明，蒙古国家在华北的统治体制与草原既有延续性，也有差异。燕京最早的财政机构是刘敏等人为代表的所谓“行省”，实际上是匠户团的头目。后来的燕京行省是一个松散的必闾赤班子，既有匠户的头目，也有统辖汉地民户的头目。从财政上来说，主要是依靠十路征收课税所以“包干”的形式，从各世侯那里汲取“上供”财富。汉地分封和草原分封类似，投下领地内既有“自赋”的部分，也有缴纳给大汗的部分。世侯在自主的范围内，需要负责战争物资、偿还斡脱钱债、官员使臣祇应和领主需索调用等。

下篇分两个专题。首先讨论了华北各色人户团的赋税情况，特别是各类不当差杂户的存在形态。其次探讨了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在华北的创置设施。在财政方面，一是利用盐课、屯田等办法，建立稳定的军费来源；二是约束投下的权力，建立比较稳定的行政管理体制。从财政的角度来说，就是逐步建立应用于“公”的任务的稳定财政源。和蒙古国家过去那种“个别的投下从属于自己的封户那里获得个别性利益”的财政原则不同，忽必烈建立了一种新的支配来自“全体国家的全体性利益”的体制。

关键词：蒙元 财政 游牧社会 忽必烈

英文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fiscal system of the Mongol state from Chingis Khan to Mongke. It contains three parts. Part one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in the nomadic society. Part two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Part three makes some discussions on two specific topics.

Part one has demonstrated that incomes for Chingis Khan include booty, *qubchur*, and others. The fiscal system in nomadic society during Chingis Khan's time has a triad structure: the private revenue of Khagan himself, the revenue belongs to Khaga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ngol ulus, and the revenue controlled by the minghan and jachi noyans.

Part two has demonstrated that fiscal system in North China has both continuity and difference from that in nomadic society. The earliest fiscal agents in North China is the alleged 行省 headed by 刘敏 who is actually a head for the technician people. The later 燕京行省 is a loose group of bitichies. Each member has his own connections to the power center of the Mongol state.

Part three discusses two specific topics. One is the taxations i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other than ordinary 民户(*civilian household*). The other is the new measures taken by Khubilai in North China during Mongke's reign.

Keywords: Mongol/Yuan, Fiscal system, nomadic society, Khubilai

目 录

目 录	6
绪论	7
上篇 草原国家的财政体制	10
1. 大汗收入的基本结构	11
2. 和林帑藏	19
3. 投下和千户相关	28
4. 斡脱	33
5. 余论	34
中篇 汉地的财政体制	36
1. 成吉思汗时代	37
2. 十路课税所	40
3. 燕京行尚书省	54
4. 投下问题	64
5. 世侯财政	70
下篇 专题探讨二章	74
1. 各种人口集团	74
2. 忽必烈的创制设施	81
参考文献	85
博士后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	90
个人简历	91

绪论

蒙元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而且是在经历了晚唐以来四百余年的多政权分立之后实现的统一政权，它的国家体制（包括财政管理体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对明清王朝国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蒙元王朝初期的财政体制，首先有助于揭示元朝财政管理体制的形成渊源。南宋财政管理以朝省户部和地方财政使职为核心，与之相比，元朝朝省户部的职权削弱，地方财政使职消失，同时出现一批其他财政管理机构。只有深入探讨蒙元初期的财政体制，并探究其向元中后期财政体制的转化过程，才可能从中长期的视角阐明宋元财政体制的变迁。其次，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草原社会传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蒙元王朝的蒙、汉二元性已经是元史学界的共识，财政体制也不例外。但这种二元性并非蒙、汉两方面因素的简单罗列，而是体现为不同传统相互嵌合、冲突与调适的互动过程。要阐明元朝财政体制中蒙汉不同因素的互动，也离不开对蒙元初期的财政体制的深入探究。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财政”的范畴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财政史”就是历代政府的财政收支和相关管理体制，而广义“财政史”除研究上述对象外，还包括对收、支两端延伸展开的相关制度史研究，如收入端的田赋、商税、专卖、差役等，支出端的官吏俸禄、军事后勤、社会救济等。本课题所指的“财政管理”是在狭义财政史层面上而言的。

近百年来对蒙元王朝财政状况展的研究包括两种路径，一是作为通代财政史一部分，主要由财政学者进行的研究；另一种是作为蒙元断代史的一部分，主要由元史学者进行的研究。这两种路径虽有联系，但在研究思路、方法上差异明显。

从1926年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财政通史¹开始，诸多财政通史著作都有一定篇幅论述元代财政，如徐式圭《中国财政史略》（1926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194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1981年）等。最新成果是赵云旗的《中国财政通史（辽金元卷）》（2006年），该书从政治经济背景、财政体制的建立与改革等六个方面所作的论述。就元代财政管理体制，他注意到蒙元

¹ 胡钧：《中国财政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

政治多元性，提出了财政体制的三分法，并总结出中原财政“内重外轻、高度集中”（225页）的特点。

作为蒙元断代史议题展开的财政研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相关中文论文已有二百余篇，外文论文不下百篇。研究比较集中的几个领域是户口统计与管理、草原和汉地赋役、榷课商税、官田市舶等。比较重要的研究论著包括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1982年）、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1991年）、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2005年）、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1998年）、高荣盛《元史浅识》（2010年），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1997年）、张国旺《元代榷盐与社会》（2009年）、杨印民《帝国尚饮——元代酒业与社会》（2009年）、安部健夫《元代史研究》（1972）、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集（元朝史）》（1988年）、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1956年）、Smith《Mongol and Nomadic Taxation》（1970）等。此外，元代基本上以纸币为单一法定货币，因此纸币发行（“钞法”）受到广泛关注，如高橋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2010）、前田直典《元朝史研究》（1973）和全汉昇《元代的纸币》（1949）。

相对而言，有关财政支出的研究少得多，只有史卫民作过一定的阐述（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2000），“财政”部分由史卫民执笔）。另外，郡县祭祀支出得到较多关注（池内功《元朝郡县祭祀中的官费支出》，1994）。财政运作方面，李治安初步探讨了元代行省的财权和钱谷“钩考”（李治安《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1994）、《元世祖朝钱谷钩考述论》（2001）），韩国学者李玠奭阐述了元中期的财政改革措施（李玠奭《元朝中期的财政改革及其意义》（1996）、《元朝仁宗期的财政稳定措施及其意义》（1999））。刘云也研究过元代的财政问题（刘云《中国财政通史（第五卷：宋辽西夏金元财政史）》，2013）。

具体到元代的财政管理体制，以盐政受到关注最多，陈高华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元代官盐运销的途径（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1991），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1999）），张国旺阐述了元代盐运司官吏的选任和管理（张国旺《论元代盐运司官吏的选任和管理》（2008））。此外，课税所、转运司（包括盐转运司）、制国用使司等较为特殊的机构有较多讨论（赵琦《大蒙古国时期十路征收

课税所考》(2000),吴志坚《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职能及其“地方化”问题》(2002),温海清《元代初期诸路转运使司考述》(2007),张国旺《元代制国用使司述论》(2006)。达力扎布研究过元代宣徽院,也涉及到了财政管理职能(达力扎布《元朝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司》,1987)。

总体上,就目前的元代财政管理体制研究来说,财政史学者在史实考订方面多有不足;相对而言,蒙元史视角的研究则考证深入,但研究设计的议题较为分散,系统性的讨论有所欠缺。特别是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于各项财税收入的具体制度,而对作为一个体系的“财政”本身的特点,尚缺少深入的探讨。本文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决定从整体的角度研究蒙元初期的财政体系。因此,本文的讨论可能会涉及到众多的财政收支的项目,但并不着重考证各个项目的具体细节,而是着眼于各个项目之间的关系及其反映出的财政流的特点。

上篇 草原国家的财政体制

蒙古草原国家具有浓厚的家产制色彩，因此它的“财政”也有浓厚的统治者“个人”财计的特点，与通行的财政概念不同。然而草原国家的制度和传统深刻地影响了蒙古统治者在汉地的统治方式和制度设计，因此是我们讨论的起点。

关于蒙古草原国家的财政，从狭义财政的定义来说，还没有学者作过探讨。而广义的来说，即把赋役也考虑进去的话，主要有 Schurmann 和 Smith 做过讨论。Schurmann 认为，蒙古社会本来就存在固定的 alban 和临时性的 qubchur 两类税收。但 Smith 指出，草原社会的税收是很难固定的，随着成吉思汗战争的进行和帝国的扩大，才出现税收固定化的趋势，游牧民从为具体的事赋税，变成 state 赋税，此时 alban 才被用于修饰 qubchur。大部分的这类术语都出现在定居社会的文献里，主要是各种免税文书，我们不知道在蒙古本土，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两个词的。不过 Smith 又认为，即使在蒙古草原上，税收也有从临时性向固定化转变的趋势。这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在《蒙古秘史》第 279—280 节，即窝阔台即位后的一系列措施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对此下文将有展开论述。

正如 Smith 指出的那样，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前，蒙古草原并不存在“常规化”的赋税。类似地，在成吉思汗建立帝国以前，蒙古草原上也不存在“常规化”的财政，尽管部落酋长或许有不时向部众征敛财物的权力。而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之后，达到了草原超部落政治组织集权化的定点，不仅成吉思汗个人的权威达到顶峰，而且通过用千户百户制度取代旧式部落制度，成为蒙古社会的基本单元，新的蒙古国家比较起以前的草原超部落政治组织来说，具有了更强烈的官僚化的特征。国家财政的形成，也是蒙古帝国集权化的结果，和它相比于旧式草原国家的特殊性质的重要表现。

Fletcher 曾经指出，自匈奴以降，东亚草原上的部落联盟存在着日益走向“帝国”的趋势，蒙古帝国就是这种趋势的顶点。草原游牧经济的生态本质上不需要、也不支持一个超部落政治体的存在。超部落君主的存在的前提，是草原社会对农耕地区发动侵略或保持威胁发动侵略的能力，以攫取农耕地区的财富。作为草原

专制顶点的蒙古大汗的身份的逻辑要求，就是领导这样的战争。与此同时，随着蒙古君主在对外的战争行为中逐渐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他们实际上也逐渐强化了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的控制力，这就为其角色的转变——即从对外扩张的“领导者”转变为帝国的“统治者”准备了条件。草原国家财政体制的建立及其规范化程度的不断上升，就是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

1. 大汗收入的基本结构

战利品

侵略农耕地区或者通过保持发动侵略的威胁，以攫取农耕地区的财富，是草原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基本功能之一。因此，战争掳掠的战利品或通过威胁战争从农耕社会勒索的贡品，是草原国家重要的公共资源，对于维系草原国家的存在非常重要。事实上，战利品的分配也是农耕地区的人们在观察草原社会时首先会注意的问题。赵珙在《黑鞑事略》中专门记载了蒙古军队“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皇帝献，余物则敷衍有差，宰相等在于沙漠不临戎者，亦有其数焉。”²

在战利品的“以分数均之”这一点上，和中原政权相比，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还有者强烈的“联盟”的性质。然而就草原社会而言，此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有规则”的战利品分配体制。这里不妨对比一下匈奴和突厥的情况。

（匈奴）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物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固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抚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³

（突骑施可汗）苏禄性尤清俭，每战伐，有所克获，尽分与将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甚为其用。……既以三国女为可敦，又分立数子为叶护，费用渐广，先既不为积贮，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风病，一手挛缩。其下诸部，心始携贰。⁴

² 《黑鞑事略笺证》，叶十一。

³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⁴ 《旧唐书》卷194《西突厥传》。

匈奴的战利品是归于有勇力者个人的，突骑施汗苏禄先以分散战利品的方式赢取诸部落的欢心，晚年又因为无所分而众叛亲离。

在一件被认为描述了一些发生于 10—11 世纪的时间的回鹘文文书中，有对一位“十姓回鹘王国”的国王的赞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品德就是“像父亲一样分发了他的财富”。⁵这些场合都表现出所谓草原上所谓“财政”的“临时”性特征。

相比之下，蒙古军队的战利品分配有着明确得多的规则，不仅必须“留一分”给成吉思汗，而且整个国家的权力者无论是否出战都“以分数均之”。实际上，对战利品的集权控制是铁木真建国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壬戌岁（1202）铁木真趁金军进讨塔塔儿部的机会发兵夹攻：

帝发兵于兀鲁回失连真河，伐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二部。先誓师曰：‘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慎无获，俟军事毕散之。’既而果胜，族人按弹、火察儿、答力台三人背约，帝怒，尽夺其所获，分之军中。⁶

引文中的三位“族人”，“按弹（Altan）”是铁木真祖父把儿坛把阿秃儿之弟忽都刺合罕的儿子，“答力台（Daritai）”是铁木真父也速该的幼弟，论辈分都是铁木真的叔叔。“火察儿（Quchar）”是铁木真父亲也速该之兄捏坤太师的儿子，是铁木真的堂兄弟。根据《蒙古秘史》，他们都是在铁木真与札木合分道之后，比较早地前来投附的，并且按弹、火察儿还是推举铁木真为蒙古乞颜部汗的首倡之人。⁷一直到铁木真方面失利的十三翼之战后，他们都是坚定地站在铁木真阵营中的。⁸

但是这一次围绕战利品的冲突，直接导致了答力台等人脱离铁木真，改投当时草原上另一个强力部落首领，即克烈部的王汗，并在后来追随王汗等与铁木真多次作战。⁹这说明，至少对这些蒙古乞颜部联盟曾经的元老来说，这个“统一

⁵ 张铁山、茨默：《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篇备忘录》，白玉冬译，载俄军、杨富学主编：《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291、294页。拉丁转写的录文和译文分别是：“xan ärsär qama γ-ta yeg ĩduq tängri kân ärmis̄ qara-sın qangčä mundar bölmis̄ bar mu : tešip/谈起汗，胜于万物者就是神圣的tängri kân，他不是像父亲一样分发了他的财富吗？——他们就这样互相流传”。

⁶ 《元史》卷1《太祖纪》，8页。

⁷ 《蒙古秘史》，123节。

⁸ 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穹庐集》，16、17、19页。。

⁹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87、121、123、132、251页。

分配战利品”的规矩绝不是旧传统，而是新首领的创制，是后者权力扩张的表现。

这种变化带来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可以自由地享有战争的掳获物，现在成为了一项必须经由统治者授权的特殊待遇，也就是“答刺罕”的特权之一。这一点，东西方史料都有记载：

成吉思汗又降旨说：“锁儿罕·失剌、巴歹、乞失里黑你们三位答儿罕，可以自由自在，征伐众敌时你们所掠得的财物，围猎野兽时你们所猎杀的，都归你们取得。”¹⁰

答刺罕是这样的人：他们免纳征课，享有每次战役的虏获物，……成吉思汗还把军队、奴隶以及无数的服饰、马匹和牲口赐给他们。¹¹

答刺罕作为一种“自在”人，通常地位比较高，享有多方面的特权，但自由地掳掠战利品一定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在元朝存在一种“答刺罕”军，据《经世大典》说，

应募而集者曰答刺罕，此不给粮饷，不入帐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者也。¹²

这是一种自由招募不给粮饷，而以战争中可自由掳掠战利品为酬劳的军队。这种军队很显然并不是一种受到重视的正规军，他们的地位并不高，但是为什么它可以使用“答刺罕”的名号呢？正是因为它们具备了“自由掳掠”、即享有全部战利品的权利。这又反过来说明，享有战利品是“答刺罕”的本质特征之一，而非答刺罕的一般人是完全没有完全占有自己的战利品的权利的。

另一方面，在社会意识中，不自己享有战利品，而是将之全部献给大汗，以表现自己的忠诚，进而得到大汗的赏赐，成为了被认可的美德。

镇海“从攻塔塔儿、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诸国，所俘生口万计，悉以上献，赐御用服器白金等物。命屯田於阿鲁欢，立镇海城戍守之。”¹³

¹⁰ 《蒙古秘史》，219节。

¹¹ 《世界征服者史》，第30页。

¹² 《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叙录》“政典军制”。

¹³ 《元史》卷120《镇海传》，2964页。

（雪不台）扈从征回鹘，其主弃国去，雪不台率众追之，回鹘竟走死。其帑藏之积尽入内府，赐宝珠一银罍。¹⁴

过去是超部落的首领通过领导战争、掳掠战利品赢得诸部的忠诚，现在则是部属通过赢取战争和进献战利品，以证明自己的忠诚。这是草原社会君主与部众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之一。

差发（忽卜绰儿）

正如 Smith 指出的那样，蒙古国家之前的草原社会不存在常规的赋税。所谓的“忽卜出儿”这个名词，在铁木真时代实际上只出现了两次（并且两次所指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蒙古秘史》所记载的：

（当铁木真收留流亡的王汗时）因为王汗饥寒交迫，（铁木真）就为他征集赋税（忽不赤里，明代总译作“科斂”），并让他进入自己的古里延里供养着。¹⁵

（后来铁木真指责王汗背叛自己，说：）因为你（王汗）穷困已极，我曾为你征集了赋税（忽卜赤里）。¹⁶

《史集》里也记载了这件事，

（王汗流亡）成吉思汗心里很怜悯他。他从蒙古人处征收了忽卜出儿给他，将他安顿在自己的古列延和斡耳朵的中央，用应份的尊敬待他。¹⁷

Genghis Khan pitied him, took a *qubchur* [levy] from the Mongols, and settled him in the midst of his own *gura'an* and *ordus*.¹⁸

且不论这个词在当时又何种含义，这里铁木真为王汗所做的，应该是从他自己的部属中征集马牛羊等牲畜，用于支持“穷困已极”、一无所有的王汗。这个税的性质不清楚。志费尼在叙述蒙哥即位后的新政时曾经说：

¹⁴ 《元史》卷 122《雪不台传》，3008 页。

¹⁵ 《蒙古秘史》，151 节。注：赋税，汉字音写原文“忽卜赤里”，拉丁转写 *qubcir*。明代总译作“科斂”。

¹⁶ 《蒙古秘史》，177 节。

¹⁷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147 页。

¹⁸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vol.1, p.176.

至于他们称为忽卜绰儿的牲口税 (*mara' i-yi-chahar-pai*), 倘若一个人拥有一百头某个种类的牲口, 他要交一头; 不及百者, 免之。¹⁹

可能在蒙古草原社会中, “忽卜出儿”指的就是从部民的牲畜中抽取一部分的做法。尽管经历了窝阔台以后的“规制化”, 但它最初作为“牲畜抽分”的含义一直保留了下来。另外, 马可波罗在讲述哈刺和林时曾经提到,

昔日鞑靼人确居北方, ……每年纳贡赋于一大君, 其方言名之曰王罕 (*Wang-khan*), ……所纳之贡赋, 每牲畜十头缴纳一头, 此外他物亦十分取一。²⁰

可惜的是, 马可波罗来到元朝时已经是忽必烈的时代, 我们无法确定这样的一种非常“规制化”的做法, 是否真的在王汗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说, 成吉思汗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不定期地向部众征集牲畜, 成为他可以支配的资源。

其他

我们首先来看拉施都丁的一段叙述:

Chaghan Noyan was in command of Genghis Khan's great hazara. At that time it was customary for that *hazara*, however grand it was, not to be more than a thousand, and that *hazara* consisted of persons who were attached to Genghis Khan's ordu. Every *ulagh* [courier horse], *qalan* [impost], *shusun* [rations], *inqirchaq* [pack saddle], and *arghamji* [lead rope], &c. that are given [to] all soldiers, Genghis Khan's *hazara* and all attached to his person were paid rightly.

²¹

出自唐兀惕部落的异密很多。成吉思汗曾从他们之中带来一个兀察罕 (*aujagan*) 那颜; 当他十五岁时, 成吉思汗将他收养为子, 称他为五儿。他统辖成吉思汗的主要千户。当时作了规定并被当做惯例: 各千户都不得超过一千[士兵], 主要千户[或大千户]也不例外。这个千户全部由属于成吉思

¹⁹ 《世界征服者史》, 501 页。

²⁰ 《马可波罗行纪》, 125 页。

²¹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vol.1, p.74.

汗各斡耳朵及其本人的人组成。供给军队的各[种税赋徭役，如：]合兰（*qalan*）、兀刺黑（*aulag*）、首思（*sus-un*）、因合儿札黑（*angar jag*）、阿儿合木赤（*argamji*），等等，全都用来公正地供应成吉思汗千户以及直属于他本人的那些人。而这[一切]，全都按照兀察罕的话发放。²²

这段话中提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赋税，他们的具体内涵已经很难完全弄清楚。从内容上说，上述种种赋税至少包括了两类内容：一是驿站系统所需要的驿马、首思等，二是战争物资，如文中提到的“应该交给士兵”的绳索。

这种种的赋税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都是在成吉思汗的“御前千户”中征发的。拉施都丁在另一处地方也说过，蒙古部民在向本千户的首领缴纳赋税方面是平等的，御前千户的部民也没有特殊待遇。

豁勒（中军）为成吉思汗的御前千户（*hazareh-i hass*），共一千人，由他的四大斡耳朵的全部侍臣与隶属于那些斡耳朵的人们组成。当时曾作如下规定：御前千户尽管是最主要的一个千户，但[人数]不得超过千人。……成吉思汗从这个千户中取得车马（*ulag*）、粮食（*susun*）、绳索等物，[凡应缴给]成吉思汗的东西他就毫不偏袒地[向这个千户]索取。²³

换句话说，上述这些税收主要是在一个千户的范围内，由这个千户的主人或首领来管理的；相比之下，前述的“忽卜绰儿”是超出了千户范围，由大汗面向全体部民征收的。换句话说，即使在成吉思汗的早期，尽管从实际效果上很难区分，但究其理念而言，大汗也有两种不同的收入来源。一种是就其作为一个部落（千户）的首领，从本千户中获得的资源，在这一层面上，大汗与其他千户首领是一样的；另一种则是作为超越千户层面的“国家”统治者所具有的、从整个蒙古部落获取的资源。

下文的分析中我们还会看到，驿站开支和战争物资在忽必烈即位之前，的确不属于大汗直接掌管的内容，而是由千户百户首领们自己负责筹措征敛的。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的大千户也是一样的。

²²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237页。又，同页脚注3：合兰为贡赋；兀刺黑为提供车马的徭役，即遇军旅往来，政府的急递或信差过境，如有马匹倒毙之类情形时，居民必须提供马匹和驮畜；首思，即对于过境的大官及其马匹，以及使臣及其随从人员等供应的粮秣。（最后两个词，缺乏明确的解释。）

²³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363页。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